楊園先生詩文

書三

寄倪寄生閩中 壬午前

別逾二旬遂如越歲令子在館無恙粟價漸平疾癘亦退鄉土視前差有起意特前月不雨秋登疑有三一之減耳閩比數稔豐樂自當倍蓰吾鄉也弟嘗言遊有三樂而人往往失之一者盡交其地所產賢人一者多購其地所傳典書一者登覽其地山川奇麗與夫古人往蹟不然與寄坐一室等耳兄翁於數者皆有其癖諸所領略當復過人未知其中人有幾輩奮乎獨異足方古之人者此亦望而

可知亦多不在聲聞之內幸兄翁加察斯道晦昧于茲甚矣先儒羅仲素李愿中皆其鄉人也彼都人士多足傳其流風者否有則相與倡而和之不則志其姓字而歸亦云無虛此遊耳寥落天涯言思及此爲之惆悵

與唐灝儒壬午

不敏祥賦命孤蹇遭離多難經營奔走未嘗學問然好修之念則亦未之敢忘也每念古人之學莫不傳于師而成于友是以間歲以來雖不能遠有所事而凡百里以內之賢人君子莫不敬而問之卽不得見中心嚮往蓋無已也二載以前側聞德音私心輒願見出其所聞用質有道而

凶變相仍莫得其間溯洄之從于今闕如譬之積痾者聞倉公並世而又近在百里以內事勢所阻不能奮飛此志何能日月倦哉茲因敝門錢子之便附達夙懷兼以拙稿十篇呈教不識君子謂可進之交末否方今海內交遊之風幾於沸鼎古人友道喪失殆盡某之為此非敢以俗之所期塵瀆高聽幸左右亦無以薄俗之心相薄也斛泉按相薄疑相待之訛

答唐灝儒

往辱賜教以答禦兒歸時又以俗累久不裁復殊深歉懷自古國家亂敗未有不由人之云亡朝廷幾十年以來人

才摧折則多有之所爲長養成就而進用之者文武兩途均未之聞今日之禍識者久知其然所痛中原陸沈衣冠禮樂塗炭殆盡然人心未復爲亂方未已也兄翁高風大學足以拯振末俗川障瀾洄當有所屬若弟以迂疏藉口歸耕何當君子之重譽哉所論大易與禪纖芥之别弟於易未能深究佛氏之書未嘗過而問焉然雖無知願以耿聞正之夫吾儒言太極佛氏亦言太極吾儒器亦道道亦器佛氏離器而言道也吾儒言主靜佛氏亦言主靜吾儒合動靜言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佛氏離動靜言之絕動而後求靜故自謂洗心退藏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此或者

其相别之處也至於易之機要則惟存乎姤復由姤復而為臨遯為否泰以至于夬剝其幾只辨于一念之微康節所謂冬至子之半所謂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者也心之存亡辨于此世之治亂辨于此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今世在剝上九幾于無陽矣較坤六四天地閉賢人隱已自不同聖賢於此思欲挽救而維持之舍人心其安事乎孔子作春秋以正好惡之良孟子息邪距詖以存平旦之氣凡以此也兄翁以為有當萬一否一士論詩甚嚴此亦近代諸作者愚以為當以白沙為宗葢主於性情而不及律調祖述王李之習弟雖不能詩然私心竊有所不取也昭代

故其為詩若風雲變化出奇無窮有康節擊壤之風而溫厚和雅遲之誠可繼統三百其餘互有短長未之及也求敎云畫前有易刪後亦有詩詩之有律猶文之有八比卓哉斯言可以破當世之惑矣夫今之論文猶其論詩也文非八比不敢自信其為文詩非律體不敢自信其為詩然則由古以降惟唐為有詩而唐之前與唐之後皆無詩也亦由古以降惟本朝為有文而自此以前自此以後皆無文也夫唐以三百年間盡英雄才俊之力而為詩本朝亦以三百年間盡英雄才俊之力而為文豈不窮其工巧使繼此者無以加焉但不用以發抒性情而用以干祿則所

爲詩者非詩之本而所爲文者非文之本工巧愈窮而其失愈遠楊子云琱文刻鏤壯夫不爲夫欲以琱鏤之智而服壯夫之心誠哉其難之也當時韓退之已不爲之今退之之詩具在也謂其不工不可也然亦何所祖述乎使今有退之起而爲文其不屑屑於八比而思有以起其衰蓋可知也亦猶佛氏入中國一二千年間愚無知者惑于其說而從事焉其英雄才俊之士一旦入此不可數計就其刻苦厲修冥心參悟豈無所見之深合理道者但其所見之是則吾儒之本有而其所見之非則實乃悖道而馳亦其所失者在於本原也正其本猶不能保其末況已失於

本乎此關洛諸大儒初亦泛濫於此而其後豁然棄之不啻如滓之去體也兄翁明于天人之縕極于理數之精惟命教之使是非得失灼然以明實所私願弟積疑種種思就問者幾歷年歲矣造次未便陳請儆友陸孝垂兄佩服道義已久兩載內時欲同弟請益秋氣稍深盜梗差息便當邀之過兄一罄積愫也此兄年視弟少而篤行高志弟實不如謹此豫聞海昌陳匪玄兄嚮同祝開美兄於先師之門得力最深今開美亡矣匪玄兄尚存變名曰確字曰乾初亦弟數年來所交益友也前弟過海昌以兄翁告之願見亦甚兄翁儻有意晤之乎但道波靡目前人物月異

而歲不同賢者奄奄欲盡當此而不受變於時俗不剝落於患難正所謂天地之心一陽之復未必不存乎斯人敢推兄翁樂善之懷而并及之適王君風便草此附復不盡

與唐灝儒

不覩光儀竟及一載去年春兄至語溪而弟適返秋則弟去桐溪而兄又至何其左也比來新功益加純密可知弟秋冬以後離索殊甚目之所遇身之所經無非違心之事平時恒苦讀書無益至此并不及開卷不特無一善狀可爲師友言之舊時顏面幾不能留與知交相見矣諒亦兄所聞而哀之者也今年春辱穎生兄遠顧隨至烏墩于守

膺兄家一宿而別志趣激昂議論開霽又同時三四友人更無別調差覺心目爲之灑然易稱十朋之益詩言佩玖之貽良弗過也是日之暮穎生兄所親有自夾興歸者爲述令子出就府試而烏墩風聲鶴競遂籍籍以兄翁爲口實一以自解一以勸人穎生兄大爲嘆息因有世教凌夷十浩如維持不足一浩如敗之有餘之語而屬弟致書於兄阻其進趨以爲不遂之復弟敬諾之而月餘以來曾未獲便時用惄如誠以穎生兄友朋相愛之情如此其厚而弟受諾及今淹留不告匪獨負兄且欺穎生也會閒三兄至問以昔月之舉乃知令子未嘗稟命而亦幸不辱名其

列此圖天之所以相成而于友朋以匡救之路也自後世
兄珍近襲藏毋令人有名門之子一旦失遂之嘆語溪曹
叔則兄前年以不得已曾赴諸生一試求六等而不可得
今乃決然捐棄將以求進於古人之學弟甚高其志而益
難其時方昔陸沈之初人懷感憤不必稍知義理者亟亟
避之自非寡廉之尤靡不有不屑就之之志既五六年於
茲其氣漸平心亦漸改雖以鄉之較然自異不安流輩之
人皆將攘臂下車以奏技于火烈具舉之日而叔則兄乃
踆巡掩鼻以去不忍一日尙處于可媿之地聾非聾眯所
俱不顧沸鼎寒泉雖云小補猶愈於益薪而探之也開三

兄出兄葬親之約見示具見錫類之盛心此義行可使民德歸厚幸與同志勉之弟亦敬錄一通傳播同里但其間似有可商者第一條或可去并押二字否其請盟字俱可仍易社字否第五條詞說不嫌太費否第八條禮神四字可删否詳兄之意似爲愚俗而發以其錮蔽之深不惜多爲卑論以曲喻之期于明信而止弟則以民之秉彜好是懿德雖甚不仁動之以一本未有不惻然興感者似不必煩辭以諄之鬼神以要之也在兄或爲衰世之慮不得不然而弟竊疑待斯人之已薄矣至其風水年月之拘忌久已深入於人之心髓而不可挽救寧使父母暴骨於原野

而不敢及時爲一坏之封大約惑此爲甚無財亦其次也弟意欲以此等義理明辨一二項附入條目之內以至喪之不可舉樂與作佛事與焚楮錢亦宜附論以解當世之惑則物力之省既可以爲營葬之資而復能愛親以禮度必仁人孝子之所樂從者也弟變亂以來益復自廢囊括其口摧頹其容以求溷俗毁譽兩忘如蘇子所云與農人牧豎相往還漸喜不爲人識而比者苕中諸友見敝鄉之人輒以弟爲問兼多溢美之辭自度無以得此必緣兄爲游揚加以過情之譽遂使不知者不攷其實從而輕信之也兄可謂不愛弟之甚矣弟雖昏愚豈不自揣少而無學

長而無聞於今四十年愆尤罪戾日以益深亦何可比數於人世雖復未忍暴棄輒思黽勉從事以得稍列於士君子之林而鼓罷不勝求爲尋常無過之人而不可得所冀良友砭切永惟自新不圖君子之交亦蹈曹邱之陋也目前朋友毀敗者固多好修者正自不少我輩相勉惟當切己省治以企其所未至幸而賢者不以棄予資其教益賈此餘勇以庶幾於朝聞夕死之義是則雖不得至心焉嚮之若夫彼此稱譽塗飾鄉曲之耳目奄忽遲暮同歸流俗實非所願也隔別之長不禁其絮

與唐灝儒

歲杪一晤怱遽以別不盡請教之情退而歉於心者未嘗已也伏念春氣益深道履彌泰德業之與日俱新者更復何如見予澗兄述兄所與書中言及弟所進規勿輕著書之意爲服兄之虛懷樂善不遺蒭蕘而益將以往日未達之指續陳兄前而因以求正焉大抵古人著書多因斯道不明不得已而有言以補天地之憾若道理已無餘剩而吾之所學未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則兢兢乎不欲發爲文辭書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也仁兄天資之敏讀書之富從事學問之久交於朋友之多俱非弟之孤陋迂疏之所及是以去春雖讀所著文字不能無疑于心而懷之幾

及一載不輒效之左右者以爲兄之所得當必過我而或未可以冒戻也邇之既久疑者滋懼矣蓋既懼兄之積學將因所著文字而一旦流爲違近指摘之端又懼後生初學所以尊信唐先生者將因指摘之衆而損其尊信之心其不然者則遂長其誕漫詭異之習二者所繫均非淺也居嘗竊與同志諸兄太息傷悼百有餘歲學術不明邪說肆出雖有勤學好古之士一經漸漬終其身而不能自出自悞悞人釀成生心害政之禍以至于獸食人人相食而未之有已也幸有禍亂之中良心天啟耳目所及往往有人嚮往正學者正宜洗心滌慮體究濂雒關閩之遺書以

求得乎孔孟之正傳見諸躬行而無所媿怍焉以一救其猖狂無忌似是而非之積習未宜擇之不精見之不卓而汲汲焉發爲文詞以與俗流陋見之子相與夸多而角技也且人亦顧所學之何如耳使所學果足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卽不著述亦不容於不傳如其不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卽多著述誠何益於多少之數幸而傳之不遠則不過如匹夫匹婦牆陰之私語人罔聞知而已不幸而傳則小者見嗤于君子大則適以成其罪案而已矣抑思程夫子何如人哉猶不敢輕於著書而況吾人之於聖賢之道未能一窺見其戶牖而輒有所著多見其不知量矣弟

幼而失學又痛蒲柳之姿早就衰退自兹以往即復視息人世欲望仁兄今日學之所至應不可得何暇於兄而求全焉顧念疇昔病臥于牀幾瀕于死之日仁兄不遠數十里而起以藥石焉報李之私不知所將而意所不安懷之已久復不吐之於兄前無論責善之義揆之有乖抑亦自欺之一種也謹因子淵兄之言退而草此以獻雖無當于參苓之萬一庶得比於柴胡桔梗求處藥籠以備采擇云爾至所致子淵兄書及所寄文字俱未遑請而讀之尙將需之與日也弟行習之間過端百出儻得因文朔兄往還之便而時賜敎益焉則所以感兄攻治其心之疾視肌膚

之患彌德益深而所錫益厚矣外自責二條附呈

與唐灝儒 乙未

三載不奉教益自歎頹落無以見道德之友然未忍棄於教外則又不敢不求見之急急也儆里歲會不忘自始必欲枉兄翁一過責此擅席固同社之共心而亦弟祥私心所欲緣此以正有道也去冬見拒殊堅讀手教謙而又謙今不復以賓席固請會必有主以陪賓也是社權輿於兄以兄爲主人亦義理之至安而兄翁之所不得辭者也肅此代躬不悉

與沈上襄 照從改本○炳按觀篇首數行此篇似乙未年書

別來道履和泰新功益密可知自癸巳春季得交於兄去二十餘月而得爲歲杪一夕之晤次早隨返人生聚會之難如此弟衰矣向後歲月曾幾何時而離索時多切磋日少其長爲小人以汲其齒無惑也然終年旅食欲求資益於有道君子非惟不能亦不暇念之惟有傷悼今年幸館于近里或得於筆劄之間時質所疑而冀商正焉所至願也去冬所論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一段疑義弟初於先師語錄聞其說而悅之已而證之朱夫子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日用之間事物未感此心寂然不動有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但吾

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則又非如釋氏瞑目却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功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莊敬持養而不使放心邪氣得入焉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不審仁兄近日所見以爲何如又如所諭君子中庸注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疑多此而又四字弟退而思之朱子之意大約從本文兩而字體味出來蓋天下固有有君子之德而未能隨時以處中者如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之可能而中庸則不可能又如伯

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豈非已有君子之德而未能至於時中天下亦有有小人之心而不至於無所忌憚者如易所言包羞論語所言色厲內荏之類中藏既不可知猶然顧畏名義不敢肆然爲非則亦未爲小人之甚者也是以分別界限言之則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而就君子一邊言之則君子之間自有分數君子而時中而後君子之爲君子至是而極就小人一邊言之則小人之間亦自有分數小人而無忌憚而後小人之爲小人亦至是而極正如一陰一陽判爲兩途而由復之一陽進而爲臨爲泰爲壯爲夬以至於六陽之乾由姤之一陰積而爲遯爲否

爲觀爲剝以至于六陰之坤陽而不至於乾則陽不極可以爲舜之徒而未可爲法天下傳于後世陰而不至於坤則陰不極可以爲跖之徒而未爲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由之以思則凡吾人既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正已不求諸盡或安於一善之成名或怠於百里之九十其視夫婦之愚不肖疑若有間要不可謂之君子人也且惡知夫名義自閑不至大段決裂以昭昭然入于匪慝之際不猶有小人之心也乎此古之人所以省身如不及惟日孳孳斃而後已也仁兄以爲于義不爲牽合附會否弟竊有感於百有餘年格物之義不明而有志於學者往往即于

邪慝而不自知也其曰以吾心格之是已然不知吾之心其能盡出於道心否耶如其盡出于道心也以此心格之可也如其不然其能無過不及之差乎夫吾人自氣拘物蔽以來其與聖賢大中至正之心相去固已遠矣一旦欲以相去聖賢既遠之心宰制事物非失之過卽失之不及不待言也正使念念自信以爲盡合于天理而不知已爲人欲之私也是以古之爲敎莫先于窮理凡人倫事物無大無小莫不有當然之則吾心未之得也聖賢先得之以示法則于後世今于事事物物莫不考諸聖賢之成法而不敢以氣拘物蔽之心參之則當然之則見矣所謂衡誠

懸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也夫惟聖人爲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世儒動稱天則具於吾心夫謂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謂吾今日之心所出皆中天則是猶舍權衡而求輕重離規矩而求方員無論輕重方員施之必乖其當即使一一無所乖謬亦秖得其約畧近似而非其至當之則也自顏子大賢夫子敎之猶然博文約禮則餘可知已夫所謂約之以禮者亦曰身心盡歸準繩有所約束云爾猶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也而今之人輒乃以少訓約而肆其空玄誕漫之說以爲文之外似別有所謂禮者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少

也云乎哉入則孝出則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誕也云乎哉是以學問至于復禮而物蔽之已盡氣拘之已亦盡矣世儒重言克已輕言復禮究其本末皆禪也夫克已復禮固非二事然而求端用力之際莫切于禮苟其無禮則亦何所取準求得其所爲已者而克之哉竊以爲夫子之答請問其目意或如此率布愚慮惟兄鑒其得失而賜教焉

答沈德孚

讀來教具見惓惓但以釋氏誣贊聖賢恐聖賢有所不受也先生或者習之已久與之俱化竟弗察乎孟子有言不

直則道不見承愛不敢不盡所知以效忠告

答沈德孚 戊戌

道猶路也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夫子朝聞夕死之言只爲人不知道者而發猶所謂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猶孟子所謂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不是日用當行之外別有一物可以生時將得來死時將得去如異端所謂末後一著也生死之說亦甚平常生順則死安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任重道遠得正而斃如是而已故曰未知生焉知死也豈有生前

事物全不致知力行只打點死時一著之理聞者亦只是致知力行之際講求體驗實見得道理如此非有參透頓悟之幻妄也世儒十八而九好持此以爲論說之端雖曰不墮於禪吾不信也

仁義禮智性也盡性者盡其仁義禮智而已矣率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爲道修其仁義禮智之道則爲敎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和夫婦敘長幼交朋友三千三百無非是也推其極至於位天地而育萬物求其實即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盡之不是懸空可說得一箇性而須冥參超悟以爲敎也古今言性者以孟子爲極其言曰形色天性也朱子

本是而爲注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者仁義禮知而已先儒謂器亦道道亦器卽此意愚只守此訓此外雖有與義玄解槪弗敢聞

道之顯者謂之文聖人之道不外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已是故夫子敎顏子亦只敎其博文約禮其問爲仁之目亦敎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姚江以異端害正道正有朱紫苗莠之別其弊至於蕩滅禮敎今日之禍益其烈也或云靜中不見天地萬物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此之謂未發之中此之謂退藏於密此境莫只推與禪家竊謂此際正要辨別毫釐千里君子敬以直內未發之中畢竟與禪家

之空寂有別若只是實然空寂如何能發而中節曰釋氏亦黜頑空曰明知不是却不承認不是又躲閃到一邊去正所云釋氏之言善遁也穎生兄之言雖不無矯枉過正失之太激處要其苦心自不可沒未發只是未感于物喜怒哀樂未有所適也若欲求密于未發之前則心行路斷矣安得非真空乎

常見人說受用二字愚直不解所謂聖賢心事只有朝乾夕惕那會貪著受用恐便是孔顏之樂否曰仰不媿俯不怍從戰兢惕厲中出然則樂天知命無入不自得與受用二字顯然有公私義利之別也

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

天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即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即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即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栽之若當下即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即有不同

於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張子夏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比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年所知或未必良而尙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整菴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

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于良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之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求犖犖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

孟子良知良能之言大約因自暴自棄戕性無善惡以仁義爲外者而發若曰孩提而有不學慮之知能是卽所謂仁義也奈何忘其所固有曠安宅而舍正路也非若姚江知行合一之說也姚江特假此言以證成其直捷頓悟之說耳大概姚江解書一味驅率聖人之言以從己意未嘗虛心詳玩以求其理之當否也此病處處有之姚江旣主良知之說

矣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豈不自相悖謬乎可見良知二字亦其改頭換面之語百餘年來學術晦冥邪說暴行塞乎天地入於膏肓竊謂姚江之教如吳楚稱王變夷猾夏僭食上國東林之教如齊晉之稱伯尊周攘夷而功罪不可相掩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數十年之內應必有大賢之士起而任斯道之責揭日月于重淵而使之復旦者惜乎祥與先生皆不及見矣

世儒學術之際此是彼非究之只成一副私心非好勝不能相下則溺于習見習聞皆私也道公物也何所容其私出其所見以相商確可耳若此私心尚不能克治更從何處商量學問乎祥五年以來管窺之見如此未敢自以為

是未嘗敢以語人因往年先生同元龍敬可兩兄遠臨又諸同志咸在敝邦自嫌肆其狂言以求教益茲歲復承肇之於書以決是非伏讀再過感先生之志大而心切諄諄相愛之深又非尋常形迹之可遜謝而免者略據日前所見直陳如左極知狂悖但以斯道非屬一人之私是非得失公論千古自定無可阿比無可閉藏去日苦多求正之心彼此交切尙祈往復

答沈德孚 書所示萬 以忠易原

沈先生年高無暇博涉只將語孟詩書正文本注熟玩精思看道理方無病痛本朝人著述槪宜屛絕惟讀書錄居

業錄二書純正其他不足觀也祥少無師友泛濫此中虛費光陰擾亂見識痛悔無及去日苦多至道難詣敢効忠告

與沈德孚

禾中晤廉伯兄知福履甚穀久不相見極欲同商隱兄過候春來碌碌殊弗得暇又將俟之初夏矣聞季子資性非能習賈者竊意莫若專守耕桑暇則讀書漸求義理之明今日子弟忠信者絕少童年之日恐不宜壞以利誘凡人能儉且勤衣食之需幾何無憂不足何必求資市道損其樸心哉將欲立身於士君子之林非稍稍讀書理義何自

而明何緣而知自愛古人敎子居近市廛則急遷而去之其意可師也世上非無講作家治生之人吾人所重應不止此鄉者承以敎事相委殊媿無實而空受其名若使季子徒以善賈了局亦恐非先生所以使之執贄以見長者之意也擇術得失于斯乎決即貽謀臧否不外是矣不盡惓惓

與沈石長

炳按以篇首數行及後書考之此書當在甲辰

寅之歲因穎生兄一瞻道宇適兄抱疾不遑細聆敎益竊見高深嗣是季心兄歸具述兄翁立身之本末與夫學術之純正復[illegible]容巢趨蹌頓殊而所手錄著述數篇亦得而

讀之而又得聞訓言之勸勉私心自恨前時不獲少留壇
席可謂自外於君子之教矣及兄辱臨敝里則弟方羈旅
禦兒而兄復以市人姓字之誤訪他氏之門以去弟之無
幸亦已甚矣二載以來無日不思趨侍左右或承不鄙賜
以切磋之益以稍自遠於不肖而[illegible]不立懦頓弗前覆
辱手教推許過情辭雖迷昧[illegible]蟲豈不愧汗無地可入耶
顧以謙而又謙之德切切下問亦何敢不以所聞於師而
不能行其萬一者爲兄述之而因以求正焉大抵吾人今
日學術之敝淪肌浹髓誠有如仁兄所示數端而其原本
皆由於不能得其本心之正是以千蹊萬徑苦心悉力而

終至於離道之遠也尚書精微數言與論語之言克復孟子之言求其放心先後一揆更無異指然吾人自有生以來習聞習見固已入焉而莫覺其非所思所行益復放焉而弗知其反更安所得夫道心之正而求之哉則孟子所言平旦之好惡與乍見之怵惕惻隱與嘑蹴之羞惡是也然而仁義之良心不難于見而難于守之勿失蓋不徒不辨禮義而受與夫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之為失即本乎惻隱之心而發而或仁之過而至于墨本乎羞惡之心而發而或義之過而至于楊此際爭差正不在多也此顏子所為擇乎中庸而拳拳弗失之也蓋人心非獨人欲之心

如聲色貨利之類也凡夫氣稟之偏如子張之過子夏之不及冉求之退子路之兼人皆是也人心各於所重處發固有反之于心自以爲當然無過而不知其已失此精一之功所以益難益急也因其急而急之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慮其有是患也而稍爲寬之則又未免優游怠弛而至于忘此皆吾人無日不在此二失中而天理人欲互相消長而未有一日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竊效古之人之一二也昔者先師嘗以慎獨之旨示訓矣每以自省自考旦晝之所爲多至牿亡夫夜氣物交之牽引多有小者奪其大者此所以度前度徊而學問日負其初心

至于去日苦多而駸駸乎下流之趨之憂也仁兄持守有素道力堅深弟輩之所仰望而不可幾及者或得近在十里或二十里之內時得質疑而考業焉庶藉匡救解惑之力而一水間之徒切心儀而已念時兄仲夏見召方以種植爲事不及往應小人之志以數畝不易爲憂而不以執經謀道爲事適足見棄君子不謂仁兄初會議論即有不合也季心兄以去年藥餌荷三求諸兄厚意不可不報而弟與湔安兄亦欲一過彥時兄答其辱命之雅申兄成德而隱之指冀二三君子戒其子弟之賢而有志者深思大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之意但使一陽潛萌於九地之下何

發剛德之不反而必卑比橫經乃云修業哉而道先經兄里聆其致思以往抑亦夙志之欲遂者也久欲報書求正初因亢旱救苗日不暇給繼以俗務冗雜又不能於人前作此小雨黃昏四顧虛寂造卒不盡惟仁兄教而示之

與沈石長

一別兩載并書問不以時通即弟之志力益衰百凡當爲俱廢可知矣序賓兄再過海濱備聞起居遙慰契濶至於道業之進登自非相見面商所得則彼此各不能臆測也恆念古人德以年增祥閑居自省精力歲減即志氣隨以頹落負慚覆載之間日以益甚實不敢於知己前有所掩

務也嗚皐兄家門種種仁兄頗悉其本末乎弟以踪跡之
蓮不得周旋彌縫其間入夏以來會再三作劄致孟修父
子勉其讀書以變氣質敎誨以睦本支[illegible]迂愚終恐不
若仁兄一言重踰燮鼎也弟爾附達不盡縷縷

與沈石長 丁未六月

前同商隱兄奉候雖有信宿之留適以陰雨又隔西東唔
對時少請益之懷終闕然也賢郎氣貌溫恭舉止謹恪如
平日過庭所得已深人言子弟所重不在讀書益驗其不
然矣賛母壽言承佩三兄懇懇之誠重以仁兄再同兄之
再命不復敢以不文辭但自賤恙以來最苦執筆若天氣

向暑益復不支稍待秋凉勉强卒事自念精力益衰數年間亦有幾種諸責須了當此容有以報命也周甥年來一番決裂似爲可憂但能緣此省改未爲無益人未有不受摧折不經煆煉而克奮發者父兄之敎不先師長之誨又闕除是自作過咎多受人世之困苦然後可以激其悔心而出其善端也俟其他日稍有可回之機弟未卽塡溝壑當從仁兄後爲之引拔推挽不敢坐觀也初至尊齋之日見執經諸子客至多有愆於儀止者固先生不在幼少之常然惟爾老之孤子周之子二人修整如故卽此可期他日之有成矣可與親友中擇師敎子四字全不之覺至有

一生爲人師而力主不必從師何必讀書以戕人者誠不可解若子周佩三之於仁兄尹同眞可謂卓絕矣未知何期繼此艮晤不盡不盡

與嚴穎生

不覩德隅一載有半然息慮之餘未嘗不神往左右也仁兄任道之勇衛道之嚴可謂有裨乎百世之氣矣然而多口之傷每於仁兄爲甚相去數十里不相見復踰歲時弟誠不審其故以私見揆測亦或未中其所以然然得毋以㝐㝐尚古之情意將壓服一世之儕輩而人之弗能平者遂以摘其行不掩言之節目以相訾議而聞者復不察其

本末究其源流而君子相與咨嗟而愛惜小人益以附和而加甚幾乎韓子蜀雪之喻而未有已乎此其患特在踐履之未純日用之間或不能以無過而於仁兄無所甚損而於言者亦無足深尤也道理本天下萬世之所公共非一人二人之所得而私亦百姓與能極爲平淡初非有驚奇可喜之處足以震耀世人之耳目中庸末簡所以反覆於闇然的然之際而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爲學者程功用力之地也其下文所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正踐履之篤實純粹而非有一豪矯飾虛假之病以是而化民成俗至於世法世則亦德盛自致之效初無心期意擬於其間

也若闕此一段功夫而亟亟以易世成名爲事竊恐賢者知盡力索究不免於半途之廢而不肖者時窮質見徒以露末路之恥也弟修己不力動而成過質其生平固宜爲有道君子之所鄙棄每念仁兄以豪傑之槩瑕瑜不掩未爲當世之所推服深爲疑之故敢效管窺之區區進仁兄於踐履之無過未知有當於萬一否造次不盡所言惟仁兄采而擇之且因以正之石長諸兄也

與嚴穎生 丁未

此番相晤晨夕之久知己之集近年未有之樂也別後吾兄情緒如何弟十四之暮疾忽作一日不食兩日臥病十

八日强起扶疾至海濱今猶臥起相半未知何日霍然如故也病臥之中追念疇昔隱微之際不能無歉然者終覺酬應之節煩商論之益少昔同館中石長方發其端意以規切季心沐盥之戢而季兄之氣輒已不平不得不舉坐默默以息紛爭之端矣朋友間氣色如此暮年歲月幾何相見又不易數數可爲痛心者也唯語溪之日仁兄痛切之論開益■至深■能遜心承受使弟內慚交於■■有年曾未有一日之益如兄者也但兄每以涵養見許弟則自維平日易喜易怒輕言輕動之失無日不有雖其所發容未至大悖于理而恒抵於暴其氣而動其心其病

正在克治不勇涵養功疎仁兄會聚不久或未之深察也養得凝定出之從容詳審聲色不動唯雲士瑜安爲然耳石長於忿疾于頑之意尙恐未免易動也先儒敎人理會聖賢氣象竊謂氣象非能自好本於義理充積涵養深粹使一身氣志如詩人所謂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方能發而有中耳昔者厥修斛泉按范刻同此原校改作吉修俟考人伯相對覺有此種意思惜今不可復見矣仁兄擔荷之强毅立論之洞達興起後人之功自非同人所及所不能無微嫌者文史之論不免太多此自仁兄得力之處卓有獨見樂與人歷歷言之竊虞少年學之游心文史之意深用力身心之意少

亦足生起一種病痛也今日文弊極矣疑謂當抹之以質行質行者非欲蔑棄典文枝鹿稚魯之謂安定先生之教以經義治道爲二科今之學者誠能修身立行一準乎經義平日講求無非先王經世之實政以爲隱居求志之務庶幾成就一種人才爲天地間見小大功用使斯世斯民有所賴藉而吾人所爲皇皇半生在己在人或不至游談虛夸與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同科也抑祥猶有質者文弊極而機智深機智深而爭奪肆世道人心未知所底是以至於彝倫之斁而不顧故祥平生讀書求友無不本此意以行凡以資麗澤於良朋漸腴美於簡冊於以栽培此

心之良使不陷於殘薄也然亦未嘗不懷好仁不學之懼推行之際亦未嘗不思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之義以求合乎理一分殊之旨乃出之恒有過不及以貽事後之悔此固由于權度之不審抑由氣質之偏私不能自克以至此乎又有所質者弟自有知以來自是自滿之戒未嘗不矢之幽獨至於詩書師友之訓言無不銘之中心下至疎賤一言一行之美無不深懷篤嗜以爲茝蘭之佩唯有求諸中心則不安質諸古訓而有悖者則不敢以爲當然乃今衰暮屢來堅懷自賢不肯（范刻作屑）虛受之責豈血氣既衰盡沒其初心乎抑志昏氣耄過差而不自覺乎皆幸仁兄直

告之使知省改幸勿中道棄之也今子勤習耕事以今之時賦斂日煩民生窮蹙稼穡維寶之意固不可忘而子弟游閒浮薄之習亦不可不力反但箕裘之任終以詩書爲主前哲如吳康齋劉忠宣之風可爲師法也若一意重農恐遂至於廢讀帶經之事日疎俚鄙之情日長一傳再傳將憂禮義之弗克世其家也知交子弟有去爲商賈者有流于醫藥卜筮者較之耕桑自是絕遠區區之望實欲如古之孝弟力田躬耕養志不求聞達之英賢耳過庭之際願以此意諄復及之芝房言如英才美志得仁兄爲之鼓導將來所就何可量何可量爲念吾人去壯就衰不敢復

希小成以沒其齒㒷足悲傷已疾臥不能端書因渝兒歸
借筆書此附致左右統惟爲世珍重

楮尾

前者力疾作此將附渝安而竟不及賤疾漸愈粗能自適已再旬矣但飮食大減精力益憊耳不足爲念猶見仁兄作字甚艱不覺惕然于心憶丙亥之初所見運肘楷書精㒷如何今一旦及此可懼也同志中素推精采兄及石長耳前見石長自歎其衰而兄目力非復往昔憂患之中眞使人易老也老成凋殘日見少年志學又希猶爲世道言之耳若我儔輩數人死者已矣生者衰病相尋將何所成

以沒其齒能無怵惕惟厲中夜徬徨耶六月幾望祥又啟

別楮

又啟前聞仁兄與石長諸兄有七月東遊之意竊見目下雨澤鮮降高鄉人情殊巳勞苦兼以初秋暑氣未退起居難適莫若遲過中秋或重陽之前河流清漣稻粱向熟于時主賓相對納涼颸坐明月俱足以助道誼之樂也但不識暮春舞雩情味如何言念及此病夫霍然起色矣祥次日又及商隱子高均此致

與嚴頴生 己酉重九

新年別後又及深秋人生幾何老至益將惜日也仁兄自

揆進德如何弟近狀無可言徒以餬口於人歲蹈舍田芸人之戒惟有夙夜自狀而已頗聞吾兄所至輒以圍碁留止數日行年五十有餘古人所嘆墓木拱矣猶不能自克耶茲事較之他惡似乎尙小實而論之非細行也廢時廢業一也玩物喪志二也比之匪人三也高明如兄豈未之思耶猶憶二十年前浩如兄狐貍之詩附弟上達兄明知其意而久不能改可謂不負死友乎今自石長渝安尹同諸兄各以茲事介然懷不滿之意於兄兄亦夙昔所知也而亦自若豈兄平生誠切之心愛及朋友而不自愛侃直之言欲朋友之虛受而不虛己以聽也特以阨窮遺佚之

日聊以自適而無所妨耳此意殊不然也白沙學術之有疵者也其詩曰廊廟山林俱有事若謂逸民處士可以頹然自放則古今當有一種無事之人與日月而爭光不與草木而俱腐矣況乎門內則有子弟門外即有鄉邦吾人一行不慎以是害己即將以是害人不可不畏也朱子有言枉費少壯精力虛擲有限光陰崦嵫已迫德業無成念此如何不痛於心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感兄誠直先施多矣不敢不布此區區重惟努力日暮手震歲以益甚不能端書希鑒

答丁子式 庚戌

荒野之中猥辱左顧未及摳謁而手書繼至志誠辭遜先生若谷之懷懿德之好何其至也祥無知兼以尤疾拜答不時遲之再歲面對未期敢先以書求正祥幼而孤蹇又生下邑既無父兄師友之教初以舉業分其志家貧弱冠授蒙復以課讀妨其功二十四五聞良知之說而喜之夙夜從事時氣高志銳自以聖賢之域舉足可至由是信其所知以出日常接物動多過失甚至得罪名教猶以心之所安不知愧恥天牖厥衷尋復自疑適得小學近思錄讀之漸覺有所持循因而進求濂洛關閩諸書由繹數年心漸虛理亦漸顯始悔昔者所爲皇皇以求牽皆懸空想像

有同繫風柱費心力而無實益者也非特無益而已長傲遂非殆莫甚焉申酉以後播越顛危疾病繼作學問之事多辜初心是以年運徒去齒髮遂衰及今茫無所得也閒從同志略舉本末以爲勸戒誠慮聖遠教湮異言日熾祥則已矣英少有爲之士竊恐繼踵厥失驟希生安諱言困勉沿習以往生心害政之禍譬有已時則其可憂又在世道故願以祥爲前車之鑒正如蹈水火者身受焦溺幸而得出則呼號於衆情詞未免迫切而誠非有求異之心也至於取人之善自少及壯無小無大不敢或遺雖在黃冠緇服一言一行苟中天理民彝莫不篤嗜永懷私心慕效

何況斯人之徒誦習古昔號爲儒家而恣概肯哉若夫修身爲學之指惟以闇然爲己爲歸若近代賢流高自標許以及黨同伐異之習平生竊所羞惡而不敢出者也至於名節之閑出處之際聖賢遺訓昭如日星開卷可知其義誠使內度諸身外度之世有不俟多言而判者但人溺於利欲不能自決又時方溷濁多爲曲說所奪耳若夫利欲沈錮之人父母師保提耳申命尙不足稍回其轡何有旁人之潤論哉此又祥自廢棄以來絕口不敢爲人道及者也文字之習往時學爲舉業固嘗肩心自更禍亂深念古人焉用文之之義久矣不作間因憂喜所感卒爾爲言然

亦罕矣總之不能爲諂爲阿喪其良心以獻媚人世然自疾病之餘心力耗竭雖親友有命不可違非歷年所不能應也旣承台命敬當決辭矣所示爲學之方以敬爲聖學始終之要兼內外本末一天人體用貫動靜徹顯微之指先生已得正學之傳詳則何贅焉乃若學術之分裂竊謂自有其故不直則道不見吾黨正不必先懷激成之憂也生今之日朱陸往矣薛胡陳王之徒已無復存所傳者其書具在可得而論耳孟子以讀其書不知其人爲不可祥雖愚亦嘗妄測象山之所得力若充四端辨義利先立其大之指朱子少時皆所致力朱子日新厥德涵養深粹以

至于廣大精微高明中庸之地則有非象山所能及者惟陸氏傲然自多不復虛心求益故安於徑直見爲支離遂與朱子終若淄澠之不可復合也薛胡之于程朱不啻如七十子服孔子而陳王則天資高敏初以文學起家簡易直捷之途已有所得於程朱文理密察之學竟若傲然不以屑意但恐隱微自揣實亦不能盡心精慮以求所爲動而中禮者故覆從而病之特於濂溪明道間有服膺則以其言包涵宏闊高朗要約易以附託之故然其所言之當于理者固皆周程之本有其爲周程所無者則皆出入釋老雜以私智使先代遺經驅率由己若裁以伊川紫陽之

繩墨偏私破裂不難立見至王則尤甚矣世人所以羣向爭趨要歸有他朱子之學精詳陸氏之學簡率薛胡之律己謹嚴陳王之爲教放曠人情樂放曠而畏謹嚴便簡率而苦精詳固易嚮陸避朱右陳王而詘胡薛又百餘年來承姚江橫流之後程朱之書鮮行于世陳王則家誦其言士人挾冊即已膠錮其耳目師友論說益復淪浹其心志遂以先入之言爲主不肯舍一己之私進求維新之益雖令間讀程朱祇本王陸夙習苛摘其短長快己論辨而已于此兩無所見則又姑爲調停皆可之說以自覆誰實虛心篤志從事於窮理以致其知踐履以致其行者加之哭

學之徒竊其近似竄入儒門則姚江三教一門之說有以揖而入之敗名喪檢之輩既奉身二氏牿亡其羞惡是非復詭言心學變亂其臧否白黑從前穢迹固可塗飾復以一旦可託聖人之門而無慙德也總緣在此於天理人欲義利人己之際一毫不以假借而在彼無善無惡靜中端倪吾心天則之說便於欺己欺人此則小人無所不至之情狀不堪推見者也是以羣咻羣和凡遇與己議論不同卽不難瞋目切齒與之爭勝究其所以爭之如此其力者非獨深信王陸爲果得聖人之傳也藉以掩護其失而已因承長者下問之切用敢肆臆直陳不䘏得罪于人世幸

正其得失而進教焉先生之齒長於祥正昌黎所云生乎吾前聞道先乎吾者乃氣志同乎少壯殆亦彼蒼陰厚啟佑後學于將絕伏惟爲斯道珍重毋令雅鄭苗莠淆處不分也詩書在天壤秉彝在人心後世有知指其所失而論列之甚可畏也然吾黨等輩各已踰五過六每念古之人道明德立至此大成久矣祥顧無似虛負年華奄忽待盡所期後起英賢先生有以鼓厲之矣尼書偉瀾兩兄不及另啟

更有質者世之志卑氣弱利欲沈錮不知興起者陸王之書讀之不無少助但病即中於此每見人纔去涉獵

必是自信過深好爲人師上蔡所去一字反將不免生質不美者固已至于無忌憚間有醇良之資其意非不好修行誼多有可取終是不能篤信聖賢遜志時敏以進于學以是銜之得不勝失

與董若雨 庚戌

戌里李變五兄授徒潯溪歸來頗道足下深念故人何其厚也計自禾中一夕晤言越今不覺歲行又周閭伯客死茂斯長大不見興起之色而某則垂暮無聞矣曩昔知交死亡略盡時與柏園相對繼以慨歎而已足下名門之子雄文之士弗獲已寄跡緇林固已合乎遯世離羣之義竊

意一瓢一衲山顛水湄安往不得遂其高懷否亦結茅潯川之上讀書養德多可自樂何必久托靈岩門宇追逐時僧之後塵乎祥平生無方外之交然嘗妄意靈岩僧家之朝市也足下前者固云名利心視昔較冷據今以觀冷不冷未可知也人生苦短至道難求祥歲歲一氊東西任運自謂與古傭賃力食之義未爲大乖今并此事將決去之率兒子課耕習誦以沒其齒足下何時復過甑山之陽與一二老友幾日話舊乎煮野茹具雞黍鄉曲中猶所優爲也柏園近頗留意學問晚年進步當是知己樂聞者及

與錢愷度

別後台履暨老夫人俱安吉復旦九方謹錄上前侯几杖
適聞此日會酌不敢久坐有懷未盡專以啟代四令郎與
張氏結昏夙蒙稟命許可而後求吉事成之後祥聞之歎
美令郎此舉可謂老成遠見古人云娶婦須使不若吾家
一也早年運舉子後來必繁漸次訂昏無失時之患二也
尤所難者兄弟不分析妯娌如姊妹里中稱其孝友三也
勤於農桑蠶織無驕惰游冶之習四也往來貞萃親厚無
虛文疏闊之弊五也聞自訂婚之後去冬前廳遇災其家
即來防護顏氏賴文虎晦仲四令郎賴其兄弟堅拒門戶
因免鄉鄰匪類倉皇搬擾之患即此已見親情友誼憂患

相急之情矣今聞擇日納聘先生意有不悅竊意既有成言事難中止況婚姻萬世之始誠敬爲主世人以薄爲道男家苟簡女氏論財皆非敬本重始之義也今幸兩無此失故家風味正宜如此至於令姪■晦仲以及子樂之執斧特因令郎與彼家相好借引之意故亦從而贊成非好從事而以飲食幣帛爲悅也況此事不爲過舉其間飲食幣帛亦曾幾何而足以動兩人之貪心哉若果少年相聚舉動大違義理在祥通家世誼亦當責備及之近者并聞先生亦有督過之言二子殊爲不安特恐左右未究其本末一以小人之道相視故爲言之高年坐堂上見諸孫書

禮次第而舉大是樂事宗族親黨之英少與吾子孫諸事相與有成亦足嘉也今將以行禮而不得大人之歡心將遂不行又乖直信之道令郎固無以處此況晦仲子樂方爲二姓師友萬一不甘督責翻然謝去豈不有傷雅道爲鄉里口實乎李直希諒不一

答祝元佑 辛亥

前辱下教不翁春以至舍祥容樂兒手致家兄而返郎是見先生之誠篤過人矣展函伏讀先生齒德並高而辭謙下如是其教誨可謂至矣敢不佩服所示正學集二本因未及見全書弗敢妄量其淺深又窮鄉末學讀書無多

不可肆加批閱以益警咎故以原書返上有方來命其全本尚未請讀者實以壯歲遭逢多難不能善養至於多病早衰年來稍得安適則已日暮途遠不得不約以經書精理馴習其耳目心知庶幾涵濡日久冀望尺寸之益雖先儒講明理道之書已多不暇盡讀何況三百年間著作文字數十百倍于古人少壯之日猶慮力有不給矧昏耗有加堪此虛擲乎是以當代先哲自讀書居業二錄以外不忍輕棄光陰以掇拾陳言於千百什一之餘也若乃任重道遠之義凡爲同志應各有懷然未有己德不日新而能光大其業者也苟惟皇不欲斯文之遂喪秉彝在人心師

友在簡策豪傑之士無文猶興似祥愚昧何足有無而重勤長者之眷眷哉亦知懲今之弊擔荷者多實踐者少每欲及此餘年斂影遁形爲讀書修己之計以不至於虛生虛死則幸矣先生其何以教之至如舉業一道以同乎流俗之卑志工合乎汙世之末技而望有裨斯道譬則桑間濮上之淫聲希咸英韶濩之雅節恐求之或得也耑其始初開卷執筆爲義爲利此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長者之前不敢隱其本末未知有當與否錢呂兩兄均以台意致言屬謝不一　謹附鄙言并舊作各一　呈教

答吳彪甫 辛亥

日者■兄之西恐煩長者見答不敢附書求教祇於上
治兄私問起居不圖復簡巳函金玉期許過當惶悸惶悸
祥自幼失學長更禍亂徒以先人之後繼續無人苟延殘
息以至於今血氣就衰無論舊學無基難於樹立節復自
恥無聞思黽勉以圖尺寸之益巳不可得先生顧以世道
之重望之祥實非其人矣終篇所教觀上爻義則不敢以
廢棄之故有忘戒懼辜長者見厚之誠也若問之一字昔
者先師於大學章句指閒居為齎惡淵藪祥賦性既拙自
經疾疢一日之間勉而自支巳不及三之一是以日用常
懷惕惕先生閒而不閒不閒而閒之指或者風以從容自

得之意乎非祥今日所能及也嘗讀抑抑威儀之詩衛武年德過人遠矣猶以夙興洒掃爲常祥何人斯而敢忘此竊有疑者打破敬字之語昔者蘇氏欲敗程門之教故於范公正笏立朝之際爲是謔語以亂之此則蘇氏之私心曲說也後人不察沿爲美談夫見賓承祭之心惟患不能朝夕持之以至於熟耳是以不動而敬中庸垂訓意勝之凶丹書所戒學者屋漏隱微尚致嚴于上帝師保而況朝廷之上可施戲言戲色乎此而可破則老莊放誕不爲賊道敗俗矣先生無亦爲前人所欺忽不自意一旦及之乎抑別有精義祥未之知也肅此附問上治兄英異之資親

承指誨所得當已日深後人稱述應如范內翰之於呂正獻也敬羡敬羨因敝友兼山兄請謁之便附此不盡

與沈爾慥

側聞道風已積年歲登堂請益戹晤竟虛季心容巢兩兄客秋歸自德里具述高深雖不得至其心嚮往蓋靡日已也手教遠頒復損兼金以周季心兄之乏古人贈車贈言之誼可謂兼之矣敬佩敬佩相去數十里風氣頓殊雖胥溺有同而分數懸別自幼至長惟知榮祿一途爲生人究竟事父兄相勉師友相長舍是更無所用其心力以是浸漬膏肓竟不知禮義爲何物斯亦孟子所謂人將相食之

效也其視仁兄奮乎以天理民彝為已任而延顥生兄於
家以淑其子弟平日往來酬酢無非同志切磋之賢父子
師友之間其於今日誠不啻別一天地也弟碌碌塵務立
身無以自異於流俗兼以桑梓之地膏肓益深舉足啟齒
動成顛礙用是委蛇避禍寖成沮喪顧以幽獨之中不容
自昧竊念人者天地之心而仁義者人之良心也詩所謂
民之秉彝中庸所謂天命之性惟此而已若於此任其放
失何以自別於禽獸雖復蹈襲儒書以資口耳鸚鵡能言
之類也雖復依託名義以剽令聞羊質虎皮之類也是以
日用之間不敢重違其本心至為氣所蔽而一旦積成過

咎每賴良友匡救之力與夫開卷而發深省也然而離索時多燕安日富則恒苦於不善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改則念從諸君子之後以求道澤之滋益以不終歸於流俗固其積懷而又念方今之世哲人之萎略盡生民之困已極誠如仁兄所教在剝之上九天地之心幾於滅息將爲窮上反下之計惟有栽培滋養善端之萌以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大易復之一陽從地起而夫子以爲見天地之心或以此子朱子有云吾人今日進德修業安知非即異時撥亂反正之具所願二三君子相與勉之而已石長聞有剝廬之禍老伯母不甚驚否諸所寄季心兄劄如見德隅

至云年與時馳志以境阻諸語怠荒如弟猶惕然知懼敢不銘之弗忘季心兄欲拜辭台惠至於其旋三求兩兄之賜辭之又峻以其未有生平之素義不可受也弟以為朋友惟其志義之同而已何必生平哉苟道之不同雖在世好猶有宜却如其同也異世相感何況近在百里之內姓字行己彼此夙聞者乎且未有生平而即致之粟於義不已重乎義重不可以固違斯君子受之已然猶在辭受之間也幸得緣兄而預致之其旋三求未得專啟求教容當造請願生自可并惟道意不一

與邱季心

兄今年意思何如深爲念之處館即無暇出徒有耿耿月初夢兄責我過失念兄眷愛之深神明之交猶切磋不已矣及門頗醇謹否能率教否朝夕營與往來之人有可以開口說義理者否因思黃勉齋先生當年官於石門之日不知曾有幾輩子弟可與商量居敬窮理之學其與輔慶源先生教鐸相近風聲鼓動將復何如而兄今日棲於窮巷其成己成物古今人其能不相遠乎弟目下意況佳於平日主人舊交無機心一適也子弟安穩二適也市略遠俗囂不至三適也所兢兢於心者惟有二念其一在己其一在人在己者恐不能常如今日在人者憂錢氏子弟約

略盡出于門而吾無以益之爲異日內省之疚不審兄之進我以何規也石長兄前過里時所商子勿昏事弟不知本末今來訂兄與弟寒食之次往決謹預訂令子長者癧患何如次者讀書幾何矣幼年應對進退之節亦不可不習也目下已與諸生同課否

與邱季心

家邊習氣先生所稔知也一日貪至於父子兄弟不相顧一日很惟以淩弱暴寡爲事雖今日風俗人心大概如此而此地爲甚幸是以往人道幾乎息矣祥所以亟亟思去也夫豈無桑梓之念首邱之義但思向後子孫欲衍先人

之緒惟有不貪財不倚力苦守敦讓二字稍異衆人而已小兒生質不美察其根株他日多是好貨好勇中人也祥一日未死不敢一日不令其從師受教薰以德義而化其愚頑但在家既無善狀出外復無好樣日夕憂念惟此爲切望先生他日勿以其艱于衣食而宥其貪鄙勿憐其受虧納侮而恕其强戾萌櫱必摧本根必拔非特祥所爲百拜以祈當亦先人九京切願者也自惟德薄不敢希聖賢子孫特先人好德守善志事未申但願後人能知自愛循循雅飭庶幾六行中人不蹈三風十愆以貽羞辱於鄉閭則先生至德大賜世世以之矣相見猝猝恐至遺忘又恐

一旦溝壑不及言之因晷刻之暇附此布悃不悉

與邱季心諸兄

祥每思十年以前遇事勇於擔荷當爲卽爲不顧前後故債負雖多乖錯屢見而身上事亦了却一二今日不免瞻前顧後遇事退縮不敢向前甚至當爲不爲矣不知血氣漸衰志亦隨之而損耶抑更歷變故多懲旣往故心較小於昔日耶君子于血氣旣衰戒之在得人心何常惡知更數年後私憂過計嗜利苟得不日甚耶人苦不自知惟示教而裁正焉

答邱季心

辱兄手教懃切非愛弟之切何以得此然往往不敢卽答者以兄之見疑方深幾於載鬼見豕懼少不當兄意遂益其猜嫌未知遇雨之何期也目前朋友氣色甚不佳死者已矣生者各有異同參差之失鳥獸不可與羣素心之交落落數人無故而成水火如此卽不如速死之爲快矣故弟於兄言之得者夙夜不忘明德其失者則未之言俟兄氣稍平疑稍釋徐以陳之而已惟垂察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終